

明州阿育王山志第四上卷目錄

王臣崇事傳四 鄭子寧

育王篇 釋世道

問釋迦佛入山修道 宋孝宗問二

問百丈再祭馬祖因緣

宸奎閣記 蘇軾

妙喜泉銘 張九成

谷無垢居士偈 釋宗杲

育王山承恩閣碑記 黃潛

阿育王山志 卷四目錄

明州阿育王山志第四下卷目錄

蒙泉銘 釋宗杲

育王山廣利禪寺碑銘 宋濂

頤庵集序 豐坊

育王寺重建浴殿募緣序 陸光祖

育王寺感夢記 戴洵

重修育王寺募緣疏 屠隆

育王寺重建大殿募緣疏 高萃

育王寺重修大殿募緣序 楊德政

贈無漏禪師華誕序 陸光祖

娑羅雙樹記

林裕述

重修育王寺舍利殿募緣序

屠隆

鄮山舍利現光記

徐杰

募方冊藏經疏

屠隆

舍利殿重建藏經閣募緣疏

沈泰鴻

舍利殿華嚴期場募緣疏

疏一

屠隆

贈秘藏法師住持舍利殿序

重修育王舍利殿募緣疏

沈一貫

秘藏理法師住持育王舍利殿序

沈泰鴻

育王禮舍利記并募緣修塔殿疏

羅大心

育王山志

卷四

目錄

育王寺舍利殿莊嚴佛像募緣疏

周應賓

育王舍利殿化米齋僧疏

疏二

鄭子章

育王寺請藏經募緣疏

瞻禮鄮山舍利塔記

徐如翰

娑羅林遺草序

明州阿育王山志卷第四

泰和郭子章相奎父編

安成曾鳳儀舜徵父校

△王臣崇事

佛何爲者慈愍含靈王何爲者仁濟蒼生王卽是
佛佛卽是王佛法久住王法彌昌亦有賢臣國之
輔弼兩者並行順王敬佛順王伊何行王政令徵
佛伊何續佛慧命志王臣崇事

阿育王篇

如雜阿舍經云爾時世尊晨朝著衣持鉢共諸比

阿育王山志

卷四

丘入王舍城乞食時彼世尊尙相普照如千日之
焰順邑而行時彼有兩童子一者上姓二者次姓
共在沙中嬉戲一名闍耶二名毗闍耶遙見世尊
來三十二大人相莊嚴其體時闍耶童子心念我
當以麥麩手捧細沙著世尊鉢中時闍耶合掌隨
喜而發願言以惠施善功德令得一天下繖蓋王
卽於此生得供養佛乃至得成無上正覺故世尊
發微笑相爾時阿難見世尊微笑卽便合掌向佛
白言世尊非無因緣而發微笑世尊以何因緣而
發微笑爾時世尊告阿難曰我今笑者其有因緣

阿難當知我滅度百年之後此童子於巴連邑統領一方爲轉輪王姓孔雀名阿育正法治化又復廣布我舍利當造八萬四千法王之塔安樂無量衆生如偈所說 於我滅度後是人當作王孔雀姓名育譬如頂生王於此間浮提獨玉世所尊佛告阿難取此鉢中所施之沙捨著如來經行處今當生彼處阿難受教卽取鉢沙捨經行處阿難當知於巴連弗邑有王名日月護彼王當生子名曰頻頭婆羅當治彼國彼復有子名曰修師摩時彼瞻婆國有一婆羅門女極爲端正令人樂見爲阿育王山志

卷四

國所珍諸相師輩見彼女相卽記彼女當爲王妃又生二子一當領一天下二當出家學道當得聖迹時婆羅門聞彼相師所說歡喜無量卽莊嚴女嫁與此王王見其女端正有德卽爲夫人前夫人及諸姝女見其夫人來作是念言此女端正國中
所珍王棄捨我等乃至目所不視諸女卽使學習
剃毛師業彼悉學已爲王料理鬚髮料理之時王大歡喜卽問彼女汝何所求欲女啓王言唯願王
心愛念我耳如是三啓時王言我是刹利灌頂王
汝是剃毛師云何得愛念汝彼女白王言我非是

下姓生乃是高婆羅門之女相師語我父云此女
應嫁與國王是故來至此耳王言若然者誰令汝
習下劣之業女啓王言是舊夫人姪女令我學此
王卽勅言自今勿復習下業王卽立爲第一夫人
王恒與彼自相娛樂仍便懷體月滿生子生時安
隱母無憂惱過七日後立字名無憂又復生子名
曰離憂無憂者身體羸澀以其施沙得相似果父王不大附
捉情所不念又王欲試二子呼賓伽羅阿時婆羅
門言和尚觀我諸子於我滅後誰當作王婆羅門
言將此諸子出城金殿園館中於彼當觀其相乃

阿育王山志

卷四

三

至出往彼園時阿育王母言承王出向金殿園館
中觀諸王子誰當作王汝今云何不去阿育啟言
王旣不念我亦復不樂見我母復語言但往彼所
阿育復啟母言今便往去願母當送飯食母言如
是當出城門時逢一大臣名曰阿菟羅陀此臣問
阿育言王子今至何所阿育答言聞大王出金殿
園館觀諸王子於我滅後誰當作王今往詣彼王
先勅大臣若阿育來者當使其乘老鈍象又復老
人爲眷屬時阿育乘是老象乃至園館中於諸王
子中地坐時諸王子各下飯食阿育母以瓦器盛

伐彼國時彼諸國人民聞阿育來卽平治道路
飾城郭執持吉甌之水及種種供養奉迎王子而
作是言我等不反大王及阿育王子然諸臣輩不
利我等是故違背聖化卽以種種供養王子請入
城邑平此國已又使至伐佉沙國時彼二大力士
爲王平治道路諸天宣令阿育當王此天下汝等
勿興逆意彼國王卽便降伏如是乃至平此天下
至於海際時父王得重疾王語諸臣吾今欲立修
師摩爲王令阿育往至彼國時諸臣欲令阿育作
王以黃物塗阿育體及面手脚已諸臣白王言阿
阿育王山志
育王子今得重疾諸臣卽便莊嚴阿育將至王所
今且立此子爲王我等後徐徐當立修師摩爲王
時王聞此語甚以不喜默然不對時阿育心念曰
言我應正得王位諸天自然來以水灌我頂素
繫首時王見此相貌極生愁惱卽便命終阿育王
如禮法殯父王已卽立阿菟樓陀爲大臣時修師
摩王子聞父崩背今立阿育爲王心生不忍卽集
諸兵而來伐阿育阿育王四門中二門安二力士
第三門安大臣自守東門時阿菟樓陀作機關木
象又作阿育王形象如騎象安置東門外又作無

煙火坑以物覆之修師摩既來到阿菟樓陀大臣
語修師摩王子欲作王者阿育在東門可往伐之
能得此王者自然得作王時彼王子卽趣東門卽
墮火坑便卽死亾有一大力士名曰跋陀申陀聞
脩師摩終亾歎世將無眷屬於佛法中出家學道
得阿羅漢時諸臣輩我等共立阿育爲王故輕慢
於王不行君臣之禮王亦自知諸臣輕慢於我時
王語諸臣曰汝等可伐華果之樹殖於刺棘諸臣
答曰未嘗見聞却除華果而殖刺樹而應除伐刺
棘樹而殖果實乃至二三勅令伐彼亦不從爾時

阿育王山志

卷四

六

國王忿諸大臣卽持利劍殺五百大臣又時王將
姝女眷屬出外園中遊戲見一無憂樹華極敷盛
王見此華樹與我同名心懷歡喜王形體醜陋皮
膚麤_止諸姝女輩心不愛王憎惡王故以手毀折
無憂_止樹王從眠覺見無憂樹華狼藉在地心生
忿怒繫諸姝女以火燒殺王行暴惡故曰暴惡阿
育王時阿菟樓陀大臣自言王不應爲是法云何
以手自殺人諸臣姝女王今當立屠殺之人應有
可殺以付彼人王卽宣敎立屠殺者彼有一山名
曰耆梨中有一織師家織師有一子亦名耆梨

惡搗打繫縛小男小女及捕水陸之生乃至拒逆
父母是故世人傳云凶惡者梨子時王使語彼汝
能爲王斬諸凶不彼答曰一切閻浮提有罪者我
能淨除況復此一方時彼使輩還啓王言彼人已
得王言覓將來耶諸使呼彼答言小恐先奉辭父
母具說上事父母言子不應行是事如是三勅彼
生不仁之心卽便殺父母已然後乃至諸使問曰
何以經久不速來耶時彼凶惡具說上事以具啟
王王卽勅彼我所有罪人事應至死汝當治之彼
啟王言爲我作舍王爲作舍極爲端嚴唯開一門

阿育王山志

卷四

七

亦極精嚴於其中間作治罪之法狀如地獄彼凶
惡人啓王乞願若人來入此中者不復得出王答
言當以與願彼諸徒主往詣寺中聽諸比丘說地
獄事時有比丘至誦地獄經有衆生生地獄者以
熱鐵鉗鉗開其口以熱鐵丸著其口中次融銅灌
口復以鐵斧斬截其體次復杻械枷鎖檢繫其身
次復火車鑪炭次復鐵鑊次復灰河次復刀山劍
樹具如天五使經所說彼徒主具聞比丘說是諸
事開其往處所作治罪之法如彼所說案此法律
而治罪人又一商主入海十年採諸重寶還到本

鄉道中值五百群賊殺於商主商主之子見父死
及失寶物馱世出家遊行諸國次至巴連弗邑過
此夜已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誤入屠殺舍中
時彼比丘遙見舍裏火車鑪炭等治諸衆生如地
獄中尋生恐怖衣毛皆豎便欲出門時凶惡主卽
往執彼比丘言入此中者無有得出汝今此死比
丘聞說心生悲毒泣淚滿目凶主問曰汝云何如
小兒啼爾時比丘以偈荅曰 我不忍畏死志願
求解脫所求不成果是故我啼泣人身極難得出
家亦復然遇釋師子王自今不重覩 爾時凶主

阿育王山志

卷四

八

語比丘曰汝今必死何所憂惱比丘復以哀言答
云乞我少時生命可至一月彼凶不聽如是日數
減止七日彼卽聽許時此比丘知將死不久勇猛
精進坐禪息心終不能得道至於七日時王宮內
人有一事至死送付凶惡之人令治其罪凶惡將是
女人著曰中以杵搗之令成碎糝時比丘見是事
極厭惡此身嗚呼苦哉我不久亦當如是而說偈
言 嗚呼大悲師演說正妙法此身如聚沫於義
無有實向者美女色今將何所在生死極可捨愚
人而貪著係心緣彼處今當脫鎖木令度三有苦

畢竟不復生如是勤方便專精修佛法斷除一切
結得成阿羅漢 時彼凶惡人語此比丘期限已
盡比丘問曰我不解爾之所說彼凶答曰先期七
日今既已滿比丘以偈答曰 我心得解脫無明
大黑闇斷除諸有益以殺煩惱賊慧日今已出鑿
察心意識明了見生死今者愍人時隨順諸聖法
我今此身骸任爾之所爲無復有恡惜 爾時彼
凶惡主執彼比丘著鐵鑊油中足與薪火火終不
然假使然者或復不熱凶主見火不然打拍使者
而自然火火卽猛盛久久見開鐵鑊蓋見彼比丘

阿育王山志

卷四

九

鐵鑊中蓮華上坐生希有心卽啟國王王卽使嚴
篤將無量衆來看比丘時彼比丘調伏時至卽身
虛空猶如鴈王示種種變化如偈所說 王見
是比丘身昇在虛空心懷大歡喜合掌觀彼聖我
今有所白意中所不解形體無異人神通未曾有
爲我分別說修習何等法令汝得清淨爲我廣敷
演令得勝妙法我了法相已爲汝作弟子畢竟無
有悔 時彼比丘而作是念我今伏是王多有所
導攝持佛法當廣分布如來舍利安樂無量衆生
於此閻浮提盡今信三寶以是因緣故自顯其德

時阿育王聞彼比丘所說自於佛所生大敬信又
白比丘言佛未滅度時何所記說比丘答言佛記
大王於我滅後過百歲之時於巴連弗邑有三億
家彼國有王名曰阿育當王此閻浮提爲轉輪王
正法治化又復宣布我舍利於閻浮提立八萬四
千塔佛如是記大王然大王今造此大地獄殺害
無量民人王應慈念一切衆生施其無畏今得安
忘時彼阿育王於佛所極生敬信合掌向比丘作
禮我得大罪今向比丘懺悔我之所作甚爲不可
願受我懺勿復責我愚人今復歸命時彼比丘度

阿育王山志

卷四

十

阿育王已乘空而化時王從彼地獄出凶惡白王
言王不復得去王曰汝今欲殺我耶彼曰如是王
曰誰先入此中答曰我是王曰若然者汝先應取
死王卽勅人將此凶惡主著作膠舍裹以火燒之
又勅壞此地獄施衆生無畏又雜阿舍經云阿育
王言我今先當供養所覺菩提之樹然後香美飲
食施設於僧勅諸臣唱令國界王今捨十萬兩金
布施衆僧千甕香湯漑灌菩提樹集諸五衆時王
子名曰拘那羅在右邊舉二指而不言說意欲二
供養大衆見之皆盡發笑王亦發笑而語言嗚

呼王子乃有增益功德供養王復言我復以三十萬兩金供養衆僧復加千甕香湯洗浴菩提樹時王子復舉四指意在四倍時王瞋恚語諸臣曰誰教王子作是事與我興競臣啓王言誰敢與王興競然王子聰慧利根增益功德故作是事耳時王右顧視王子白上座耶舍曰除我庫藏之物餘一切物閻浮提夫人婁女諸臣眷屬及我拘那羅子皆悉布施賢聖衆僧唱令國界集諸比丘衆而說偈言 除王庫藏物夫人及婁女臣民一切衆布施賢聖僧我身及王子亦復悉捨與 時王子等

阿育王山志

卷四

十一

及比丘僧以甕香湯洗浴菩提樹時菩提樹倍復嚴好增長茂盛以偈頌曰 王浴菩提樹無上之所覺樹增於茂盛柯條葉柔輭 時王及諸群臣生大歡喜時王洗浴菩提樹已次復供養衆僧時彼上座耶舍語王言大王今有大比丘僧集當發淳信心供養時王從上至下自手供養復以三衣及四億萬兩珍寶觀五部衆觀願已復以四十億萬兩珍寶贖取閻浮提宮人婁女及太子群臣阿育所作功德無量如是又雜阿舍經云阿育王問諸比丘言誰於如來法中行大布施諸比丘白言

給孤獨長者最行大施王復問曰彼施幾許寶物
比丘答曰以億千金王聞是已彼長者尚能捨億
千金我今爲王何緣復以億千金施當以億百千
金施時王起八萬四千佛塔於彼一一塔中復施
百千金復作五歲大會會有三百千比丘用三百
億金供養於彼彼衆中第一分是阿羅漢第二分
是學人第三分是真實凡夫除私庫藏此閻浮提
夫人姝女太子大臣施與聖僧四十億金還贖取
如是計較用九十六億千金乃至王得病欲以滿
億百千金作功德金願不得滿足便就後世時計

校前後所施金銀珍寶唯減四億未滿王卽辦諸
珍寶送與雞雀寺中法益之子名三波提爲太子
諸臣等啟太子言大王將終不久今以此珍寶送
與寺中今庫藏財寶以竭諸王法以物爲尊太子
今宜斷之勿使大王用之時大王自知索諸物不
復能得所食金器送與寺中時太子令斷金器勅
以銀器王食已復送寺中又斷銀器給以銅器王
亦送寺中又斷銅器給以瓦器時大王手中有半
阿摩勒果悲淚告諸大臣今誰爲地主時諸臣啟
白大王王爲地主王卽說偈答曰 汝等護我心

何假虛妄語我今坐王位不復得自在阿摩勒半
不今在於我手此即是我物於是得自在嗚呼尊
富貴可厭可棄捨先領閻浮提今一旦貧至如恒
河駛流一逝而不反富貴亦復然逝者不復還

阿育王呼侍者言汝今憶我恩養汝持此半阿
摩勒果送雞雀寺中作我意禮拜諸比丘僧足白
言阿育王問訊諸大衆我是阿育王領此閻浮提
閻浮提是我所有今者預盡無有財寶布施衆僧
於一切財而不得自在今唯此半阿摩勒果我得
自出此是甯後布施檀波羅蜜哀愍我故納受此

阿育王山志

卷四

十三

施令我得供養僧福時彼使者受王勅已即持此
半果至雞雀寺中至上座前五體投地作禮長跪
令掌具向上座說前王教時彼上座告諸大衆誰
聞是語而不厭世時彼上座令此半果一切衆僧
得其分食即教令研磨著石榴羹中行已衆僧一
切皆得周徧時王復問傍臣曰誰是閻浮提王
答王言大王是也時王從卧起而坐顧望四方合
掌作禮念諸佛德心念口言我今復以此閻浮提
與三寶隨意用之時王以此語盡書紙上而封
藏之以齒印印之作是事畢便即就盡爾時太子

臣民葬送王已諸臣欲立太子紹王位中有大臣
名曰阿菟樓陀語諸臣曰不得立太子為王大王
在時願滿億百千金作諸功德唯減四億不滿億
百十以是之故全捨閻浮提施與三寶欲令滿足
今是大地屬於三寶云何而立太子為王時諸臣
聞已即送四億金送與寺中即便立法益之子為
王名三波提頌曰 睿業澄暉宿祐因淨七寶來
投千子威併十善御宇四洲歸正無思不愜有意
斯盛秉式康衢昆蟲養性八萬增壽四八光瑩鬼
神翔衛不言而令樂哉至矣輪王顯聖
唐西明寺
釋道世撰
阿育王山志 卷四 十四

宋孝宗御製

行迦佛入山修道六年而成所成者何事請師明
說臣伏蒙 陛下親灑宸翰問釋迦佛入山脩道
六年而成所成者何事請師明說臣自顧庸昧不
足以副大問臣謹對云將謂 陛下忘却淳熙六
年八月 日景德靈隱禪寺住持傳法 特賜佛
照禪師臣德光札子

淳熙辛丑孟秋重立石于阿育王山

宋孝宗御製

鉢頭一拂子舉放以皆非百丈何遲鈍一喝

微臣近蒙 陛下親灑宸翰賜臣頌一首特頌百
丈再參馬祖因緣仰惟 陛下聖德日新見徹古
人機用臣因進寶峰真淨文禪師頌云客情步步
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耳聾那吒
眼開黃蘗面肝膽洞然不隔毫髮 陛下超然獨
脫不滯意句直與古人默契豈獨臣僧以此一頌
與 陛下相見而已哉臣不敢私藏刊之堅珉以
示萬世淳熙七年五月旦日景德靈隱禪寺住持
傳法臣僧特賜佛照禪師臣德光謹記

淳熙辛丑孟秋重立石于阿育王山

阿育王山志

卷四

一十五

宸本閣記

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
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
師是時北方之爲佛者皆留於名相囿於因果以
故士之聰明超逸者皆鄙其言詆爲蠻夷下俚之
說璉獨指其妙與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
而通故一時士大夫喜從之遊遇休沐日璉未盥
漱而戶外之履滿矣 仁宗以天縱之能不由師
傳自然得道與璉問答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
七篇至和中上書乞歸老山中上曰山卽如如體

也將安歸乎不許治平中再乞堅甚英宗留之不
可賜詔許自便璉既渡江少留于金山西湖遂歸
老于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四明之人相與
出力建大閣藏所賜頌詩榜之曰宸奎時京師始
建寶文閣詔取其副本藏焉且命歲度僧一人璉
歸山二十有三年年八十有三臣出守杭州其徒
使來告曰宸奎閣未有銘君逮事昭陵而與吾師
遊竄舊其可以辭臣謹按古之人君號知佛者必
曰漢明梁武其徒蓋常以藉口而繪其像于壁者
漢明以察爲明而梁武以弱爲仁皆緣名失實去

阿育王山志

卷四

佛遠甚恭惟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未嘗廣度僧尼
崇侈寺廟干戈斧質未嘗有所私貸而升遐之日
天下歸仁焉此所謂得佛心法者古今一人而已
璉雖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嚴甚上嘗賜以龍腦
鉢孟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鉢食
此非法器使者歸奏上嘉歎久之銘曰 巍巍仁
皇體合自然神睪得道非有師傅維道人璉逍遙
自在禪律並行不相留礙於穆頌詩我記其文惟
佛與佛乃識其真咨爾東南山若海王時節來朝
以謹其藏 元祐六年正月癸亥龍圖閣學士左

朝奉郎知杭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充兩浙西
路兵馬鈐轄兼提舉本路兵馬巡檢公事武功縣
開國子食邑六百戶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蘇
軾撰

妙喜泉銘 有序

育王爲浙東大道場地高無水僧衆苦之紹興丙
子佛日禪師杲公受請住持周旋其間命僧廣恭
穿穴茲地爲一大池歛鍾一施飛泉溢涌知州事
姜公秘監見而異之名曰妙喜無垢居士爲之銘
曰 心外無泉泉外無心是心卽泉是泉卽心或

阿育王山志 卷四

者疑之以問居士心在妙喜泉是育王云何不察
合而爲一居士曰來汝其聽取妙喜未來泉在何
處妙喜來止泉卽發生心非泉乎泉非心乎謂余
未然妙喜其決之 紹興丁丑三月丙寅無垢居
士張九成撰

妙喜老僧宗杲重說得曰

謂泉卽心謂心卽泉無垢居士作一弗穿有出有
入有正有偏居士恁麼妙喜不然徐六擔板各見
一邊泉卽是泉難喚作心心卽是心決定非泉是
正亦復不偏泉乎心乎亦非棄捐擬議思

阿育王山廣利禪寺承恩閣碑記

阿育王山廣利禪寺住持佛口圓明普濟禪師
光勗建承恩閣成使以來請書其歲月刊之茲碑
以示永久蓋自雙林唱滅像教東流有國家者
知信問而無能若我朝之致其隆極者凡九州四
海名山福聚至於遐甌絕域萬里之外靈踪異跡
靡不搜訪而加禮焉惟茲山乃釋迦如來真身舍
利窠塔之所止宜其蒙被帝力尊崇豈大非它山
所得而比倫也舍利始出於西晉歷宋梁陳唐

阿育王山志

卷四

十八

五代暨宋其隨機赴感發祥現瑞殊勝希有攷諸
傳記所述可見已世祖皇帝底定南服而茲山入
二職方首命奉迎寶塔妥安於內苑之萬歲山上
都之龍光華嚴大都之聖壽萬安諸大刹及諸官
置十六壇塲車駕親臨瞻敬於聖壽萬安百寶光
明從壇而起高貫寺塔遙燭禁廷皇清大悅以命
護送還山仍賜以名香金幣勅行書宰臣郡長
增構殿宇高深雄麗視昔加倍四衆莫不踊躍欣
慶得未曾有列聖相承逮令天子歲時函香遣使
賜予尤渥會法席偶虛而寺幾廢今太慰納勝

時爲行宣政使求擇德行無美可任其事者於是
光由平江之開元受請來補其處至正二年七月
也光說法之暇重新門廡殿堂庫庖廡之屬且
盡復豪所據諸莊田土園林而貲以爲奉養者一
無所缺學徒雲集內外不下千人光以爲寺之所
宜有幸已畢具而天使下臨祇肅無所乃出上所
賜幣帛若干白金爲兩二百市材僦工傑閣以嚴
使命列楹三十有六架雷九屋之以間計者七其
崇四十九尺廣加其崇三十尺脩去其廣六十尺
飛櫓步檐方櫺曲楹悉稱其度名之曰承恩閣上

阿育王山志

卷四

十九

設像坐而卽其下爲傳宗之堂後爲方丈之堂費
有不給則繼以經用之餘貲民不知而官不與焉
庀役於九年之冬十一月訖工於十年之春二月
前人未及爲而今爲之其作始之自固不可不書
也昔大覺禪師懷璉歸老茲山於其君之賜有所
弗受不欲以爲易物也乃獨思所以彰吾君之
賜如恐弗及不忘以下報上也璉之辭讓光之恭
敬同出於古者之所謂禮則其爲道宜大無不司
也所可書者豈直經之勤營締之美而已哉光蜀
人族楊氏別號雪窓嗣於明宗慧忍禪師德海一

銘曰 佛之真身徧一切處非滅而滅非住而住
金餅王塔八萬四千茲惟其一留鎮人間粵自先
朝逮今聖世星輶絡繹香爲佛事檀有金貝篚有
綺繒有以多儀用慶德馨因果不昧財法交施受
用見聞同增福慧大恩莫報君賜未彰荷負有人
不敢怠違乃擇嘉辰開寶樓閣熾然建立無作而
作華旛珠網像坐中嚴龍光不賁人天具瞻三輪
旣空莫非實相知報佛恩則爲報上史臣作頌來
者是徵於萬斯年彌謹其承 翰林侍講學士中
奉大夫知制誥同修 國史同知經筵事黃潛撰

明州阿育王山志卷第四下

泰和郭子章相奎父編

鄞邑王佐翼卿父校

蒙泉銘

廣利東泉曰蒙源玲瓏萬竅通聲淙淙出無窮良
施工不落空銘泉者為誰山僧妙喜翁育王住山
釋宗杲識

阿育王山廣利禪寺碑銘 并序

四明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在城東四十里阿育王
山即鄞山昔在周厲王時東天竺國有阿育王造
阿育王山志 卷四

貝塔八萬四千貯釋迦文佛真身舍利命耶舍尊
者放光役諸鬼神分布於四天下而鄞山當其一
故更名之晉太康三年并州獵師劉薩訶受梵僧
指授即改行為僧易號慧達徧求舍利於洛下齊
城丹陽皆弗獲行至會稽之鄞山忽聞地下鐘聲
慧達哀求益切越三日忽舍利寶塔從地湧出其
相青色似石非石高一尺四寸廣七寸五層四角
光明殊勝慧達見已悲喜交集而塔之出現寶蟻
於斯時矣義熙元年安帝始構塔亭覆護而度二
七僧守之宋元嘉中文帝增創刹宇且以封壤夫

嚴斲木爲浮屠三層函之梁普通三年武帝又命
建殿堂房屋奉之賜額爲阿育王寺大同五年帝
令其孫嶽陽王蕭譽改浮屠爲五層繪帝暨昭明
太子二像藏焉仍賜黃金五百兩造銅佛四百軀
寫經論五百卷鑄四鐵鼎以鎮四角尋蠲復其賦
調給兵三千設營防衛陳先帝度僧守塔如義熙
之數唐中宗遣使賜金又下詔加護之至武帝朝
并省海內佛寺塔歸越州官庫宣宗立像教重興
又入於開元寺鄧山僧愬于觀察判官蒯希逸而
還之懿宗咸通中又度僧三七人守之梁貞明二

年錢武肅王遣弟鐸等迎塔作禮明年正月回止
西陵岸放光照江中其明如晝又改浮屠爲九層
第三層寘七寶龕用以貯塔周顯德五年寺栽文
穆王又請致武林龍華寺新其浮屠其層如前數
而藻飾有加焉中龕雜用百寶範黃金爲座懸珠
璣以莊嚴之宋初寺又新大中祥符元年復賜以
廣利爲額拓爲十方禪刹其主僧自宣密素公始
可考見宣密五傳至大覺璉公名振天下仁宗待
以殊禮詩頌十七篇遺之熙寧三年大覺爲構宸
奎閣蘇文忠公軾實記其成大覺日與九峰鄒

佛國白公參寥潛公講道一室扁曰蒙堂叢林取
則焉高宗卽位以寺爲舍利所宅親灑宸翰賜名
曰佛頂光明之塔大覺十五傳至大慧杲公紹興
間來領寺事四方學徒川奔濤涌而食或弗繼乃
於奉化忠義鄉海隄塗成田一千七百畝名般若
莊大慧四傳至妙智廓公續承益虔淳熙元年冬
孝宗之嗣魏王愷出鎮其土二年夏四月瞻舍利
毫光發現青紅交絢變幻不一更用黃金爲塔而
藏寶塔於中冬十有一月孝宗遣內侍省西頭供
奉官李裕文取塔入內妙智護之行舍利見於塔

阿育王山志

卷四

三

頂如月輪相又現兩角如水晶珠若此者三御書
妙勝之殿四字俾揭於塔所妙智再傳至佛照光
公緇錫全集不減於昔時盡鬻賜資之資市田四
千餘畝視大慧加三倍焉名吉祥莊佛照十五傳
至笑翁堪公有權貴人至寺戲問曰舍利何在笑
翁指道傍松謂曰此處卽有已而松枝皆放光貴
人驚異卽寺之門巷建二石塔以表之笑翁又倣
古制累石爲塔者三列於寺右以瘞僧之歸寂者
宋季寺又災寶塔附安別院元至元十三年春三
月世祖命使者奉塔至開平龍光華嚴寺尋遷燕

都聖壽萬安寺命僧尼十萬於禁庭太廟青宮及諸署建置十六壇場香燈花幡奉之極尊崇世祖親幸臨之夜有瑞光從壇發現燭昔寺塔相輪之表又自相輪分金色光東射禁中晁耀奪目世祖大命僧錄憐占加送塔南還更賜名香金繒詔江淞省臣郡長吏建治舍利殿宇笑翁十二傳至頑極彌公適際良會遂以詔書從事曾未幾何薨棟雄麗如天成地湧上薄雲漢寶塔還于故處頑極四傳至橫川珙公道被華夷禪學爲之中興僧伽來依法輪者至無席以容二十二年大建堂

阿育王山志

卷四

宇以居之橫川珙四傳至東生明公德業孔嚴水雲奔湊乃傾已橐購余氏海塗之田一千餘畝名其莊曰廣利東生五傳至雪窓光公寺復新豪家所據諸莊田土園林盡復之且以詔使之臨祇奉無所至正十年春二月又造承恩閣七間黃文獻公潛爲之作記雪窓傳之性空達公大千照自宣密至扶宗宏辯禪師約之裕公已歷六十三代矣禪師以笑隱訢公法子入我國朝自廬山圓通補選其處戒律精嚴言行一致智慧福總皆絕出等夷從法武初元以迄今燕坐十年宗綱丕振

雨不動安如泰山寺之耆舊竭其力而翼贊之
若岳林住持元興築黃賢塘得田二千畝名報
本莊有**慈德**伽師効率其屬元興智起智寧智華
處仁等市史氏之田一千餘畝名中義莊二莊皆
與般若爲隣大佛殿則又智起葺之撒其房廬爲
下蒙堂則白雲住山智珠營之補東塔院者沙門
自悟也造西塔院者又元興也西塔肇建於唐元
宗東塔在迦葉足跡之左卽寶塔所湧之地下至
雜室則又出於智寧之力也凡寺制宜有而摧敗
不支者悉舉而更之禪師念締構之難不可無以

阿育王山志

卷四

五

示來者俾其徒師秀至浦陽山中徵文以爲記嗚
呼大雄氏真身舍利乃戒定慧熏脩所成必八吉
祥六殊勝之地方安安之其在震旦者一十有九
惟阿育王山顯著特異自晉逮今歷一千九百七
年多國王大臣以及氓隸靡不皈依金銀重寶施
之弗吝當其祥光發現瞻之仰之不翅嬰孺之思
父母蓋如來以慈悲願力攝受有精神通廣運隨
念而應所以啟功德之信心祛塵勞之妄念也何
其至歟然而臨師位者多名世之士秉法門之正
令飈旋**寔奔**一入其庭心空疑釋致使舍利之盛

久而滋彰名重五山光昭佛日此亦幽明兩致其
極者也禪師起繼芳躅益殫志慮當鼓魚寂寥之
時熾然建立金碧燦爛於水光山色間溯江東西
未見有如斯之盛者是宜詳記之使後人扶植於
悠久也寺東一里餘有聖井靈鰻在焉相傳隨塔
而至呼爲護塔神折鮮花誘之輒二紅蟹導之而
出因作淵靈廟祀之以與塔相關也特附見焉銘
曰 巍巍大雄攝受有情持紅日輪中天而行照
燭大千洞見毫髮靡物不昭無幽弗達靈明入滅
有不滅存五色神變萃斯骨身無憂之王摧碎七

阿育王山志

卷四

六

寶造塔收之 萬物旋繞誰放指端白毫相光藥叉
奔逐隨光瘞 藏支那之國海東之域鐘聲發祥塔
乃湧出上自 帝王下達民氓歷代崇之精白一誠
惟其所在天 龍訶衛有感則通靈光顯瑞神燈暈
紅烈火墮空 或射九天明如白虹千目環覩如佛
出世攀引莫 能繼之以淚依之主之代有偉人據
蓮花座說法 如雲四方駿奔孰非龍象一喝之餘
凡情俱喪聲 應氣求霧滃雲蒸千有餘歲無廢不
興有大導師 來接遐軌佛智之孫廣智之子長眉
廣額大類慈 息其徒翼之各展度門涌殿飛樓

起無際化海爲田有禾穰穰像教陵夷慨其永嘆
澗河西東似斯貫難法王能仁覆燾無外佛子體
佛引之弗替昔人有言難逢者時優曇之現四種
來依疇無舍利中含法界亦有樓閣不涉成壞色
非青黃其光焯焯不假彈指諸門洞開慧達荷擔
直入無礙手擎摩尼於法自在玉几之山其青無
瑕灑雷常鳴諸天散花敢告來者以續以述功烈
巍然與山無極 洪武十一年戊午春三月十五
日前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修
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金華宋濂撰

阿育王山志

卷四

七

頤菴集序

大雄氏開宗演義而阿難陀獨以多聞解佛所說
如水傳器筆而傳之微斯人則藏之大訓未必流
布廣遠如今日也達摩直指法門不立文字而六
祖大師乃曰卽此數語亦是文字然則文字固不
可廢與蓋因文悟道則文字爲階忘道溺文則所
知爲障楞嚴法喻數端而慶喜方悟微旨法華授
記必歷多劫乃應供正覺此本末輕重之辨也自
佛法入中國中國比丘得法而能文者不可殫記
永樂間頤菴禪師以臨濟正宗薦蒙 太寵然常

結交士大夫如金太僕輩不過以詩僧目之余讀其詩乃歎其深悟心法之要而時人未之識也其讚華嚴經曰如大圓鏡映徹大小一切無遺不壞有爲之相不著無爲之理贈圓覺會主曰發清淨心不墮邪見遠離幻化六根四大皆令空寂法性平等如金旣銷不重爲礦事障理障畢竟不生贈獨峯曰日月山川草木雲電覽乎目觸乎耳莫非妙淨明心所有之物能於此而證之則心境混融物我雙泯嗟乎此皆其心法有本而時出之故沛然無礙而足以明道闡教非深知輕重之辨者能

阿育王山志

卷四

八

之乎其他詩文亦皆朗然絕俗而無寒儉之氣與貫休如壁不相高下大抵發於心得之餘未可以言語品題之也頤菴之五世徒曉無作與余遊無作亦通儒佛書能詩而尤精進於三摩蓋又得頤菴之正宗者間以序請遂不辭而筆之重光單闕之歲白露節前進士天官尚書郎豐坊序

四明阿育王寺重建塔殿募緣序

余少時覽閱圖記明州阿育王寺有釋迦佛真身舍利寶塔從地湧出甚慕異之乃萬丙子居先大夫喪旣襄大事以九月旣望渡浙江上鄞山

禮塔冀資先大夫冥福至則塔櫝藏于寺僧之室
余命僧奉至佛殿恭拜啓觀高尺有四寸廣七寸
體質殊異莫辨其何物所成中懸小金磬覆如蓋
徑可寸許舍利綴于磬之下圍轉不定余初見如
珠其大如芡實已如彈丸已加大如瓜如車輪五
色變幻光彩射日不可迫而視矣時偕友胡考寧
見白色大如梧子相隨二童子見如菽粒青色餘
人悉無所見余歡喜踴躍自念凡夫淺薄奚以感
大聖人瑞應若是實先大夫德善神超之應也已
復周覽遺蹟憮然興嘆竊惟此塔在我東夏已歷

阿育王山志

卷四

千三百餘年晉梁唐宋之盛王有建塔亭者有構
塔殿高百尺者有造沉香浮圖黃金塔以護藏者
逮今亭殿外塔皆廢而使如來舍利辱在僧室
喧囂卓隘不足以彰示靈異肅人敬嚮之心夫舍
利爲天人師累劫薰修所成飛空湧地神化不測
人旣易襲之矣安知其不若然轉而之他世界耶
于是謀之有守巡巡海太守諸公暨四明賢士大
夫重建塔殿殿下立石浮圖而藏塔于中浮圖制
如塔高廣什之殿五楹周列廊廡門垣雖未能盡
亦以致翼奉之誠慰人天之仰鞏 皇圖

奠海宇寧非第一最勝事乎浮圖之費余與一二
故人勉任之殿廡門垣至今未就茲住持瓶公戒
律永清法門龍象將乞施于四方卿士余謹序而
告焉若夫塔事始末與先朝崇奉見蘇文忠宋潛
溪諸大儒之文不論著也萬 丁亥春三南京刑
部尚書五臺居士平湖陸光祖撰

阿育王寺感夢記

余病寓西湖淨慈寺遇錢唐徐子裁約遊四明以
八月十六日渡江同歸抵府城延慶寺遇永嘉王
仲律與任上人共談阿育王寺舍利之奇欲往觀
阿育王山志 卷四

之而李之華父子適來頗余笑曰此吾東道主人
也遂以廿三日平旦具酒殺拏舟行午至寶幢舍
舟步往望見寺門可里許遇一老者當路人人爲
肅揖甚恭衆皆笑其未同也已而抵寺僧趨走出
迎入坐茶罷僧稽首曰昨夜伽藍示夢曰殿宇將
頽明晨大檀越至矣今而公果來幸爲留意也余
不信僧從袖中出幅紙曰早以夢故請卜者吳金
爲卦得家人與大畜此其繇詞也適送出寺門望
見數客卽指示曰前來者必檀越矣卜者正路諸
肅揖老人也余大奇之余素不甚信佛自丙

與試應天病寓報恩寺取楞嚴經觀之始服其義
論爲先儒所未發後觀宋史杜祁公因朱醫而觀
楞嚴乃恨其晚至以咎張文定公不蚤相告則古
人固未嘗不信也是以比歲喜閱楞嚴愈閱而愈
信今年春又以病尋醫武林寓淨慈閱大般若經
雖未竟畧解其大意已又得六祖壇經觀之其所
謂頓教正與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者不啻因深
悔覺悟已遲而習氣未能除也今茲示夢豈余退
悔一念有足以感通於神明耶抑余稍有夙緣當
不至墮落哉神明猶欲以啟發之耶僧因出募緣

疏簿余乃稽首世尊援筆而爲之跋稍出微貲以
爲之倡獨愧平日未嘗修證不足爲人所信服恐
終莫之從也已而觀舍利誌且又觀之果竒甚與
少時所見復不同因爲書二律付僧又往烏石觀
劉薩訶骨塔正舍利所湧出處其山勢面背佳甚
不與寺同也遂歸又爲之記以遺僧俾藏之以爲
後人信僧卽住持明見弟明耀也詞曰神理至微
妙恍惚難定測及其應感處洞然大明白自少落
塵網未嘗解空色閑居復多病梵筴頗翻譯微微
見自性稍稍希定力在迷乃多諍有悟原無得起

急欲歸依靈通已先識嘉告入僧夢卦兆呈周易
豈伊檀施故正以清淨宅置彼舍利竒樂此大圓
寂稽首離欲等或言辭執逆萬 十八年奉川無
能居士歐海拜撰

重修阿育王寺募緣疏

夫佛者覺也覺欲迷也衆生之迷非一而如來大
覺故迷無不覺也佛非徒自了以拯世也自了則
聲聞辟支號爲獨覺救世則大乘無上乃稱慈悲
膠有礙實煩惱結縛從此而生故佛氏以空宗抹
之萬緣俱空立臻超脫作姦飭僞欺給傾奪于是

阿育王山志

卷四

十三

下

焉起故佛氏以直諦救之一誠不妄永越沉淪灑
揚枝一滴之水則火坑大地悉化清涼通慧燈一
線之光則九幽艷都遍照曠日愚夫悍婦王化之
所不能治而開以佛法則惕爾皈心驕卒猛將誅
殺之所不能懾而臨以如來則悚然拱手富貴姪
穢者方當慙心熾盛而一臨莊嚴寶座之前則五
臟三焦之火頓滅貧窮困阨者不勝愁苦煎熬而
一聞假合虛幻之旨則利害死生之念遂輕細觀
五濁世界種種不淨種種無常種種惡境種種苦
而佛氏並皆超之體圓潔則超不淨妙真如則

超無常證善果則超惡境臻極樂則超苦趣山河
大地亦有變滅而佛性則無變滅人天賢聖亦有
退轉而佛位則無退轉歷永劫而獨存愍衆生而
普度故自通都大邑以至窮鄉僻野亡不尊崇自
王公貴戚以至閭巷小氓咸知信向叢林蕭寺毋
碧過乎名山寶座金身瓔珞充乎震旦演大法于
龍象則翺飛躡動超昇布威音于魔軍則羅刹鳩
槃懾伏發善心三寶以斯因緣可滅波羅夷罪誦
佛號一聲如是功德能銷億萬劫災豈非恢恢碧
宇覆幬群生浩浩滄溟吐納百谷不可思議無或

阿育王山志

卷四

十三

唐捐者哉四明阿育王寺者南瞻勝區東越名刹
也劉薩訶得舍利于此山實出精誠之感陶宏景
授梵戒于茲刹乃成勝力之尊道場香火殆逾千
年善信依皈故非一日矣乃邇來殿宇傾頽僧徒
零落宗風衰替佛法凌遲隆惻焉憫之是用拜手
而裁短䟽齋心而告十方伏願賢良搢紳善信男
女修萬行首破慳貪尊六度力勤布施大則車金
輦玉總是善緣小則披草抽蘊無非勝果畚挾土
于崇山功存積累灑滴水于大壑澤無津涯慧眼
之所鑒觀如來之所授記也隆不勝歡喜祈願之

至謹疏萬 庚寅年三月甲子前進士禮部儀制
司主事佛弟子屠隆和南撰

阿育王寺重修大殿募緣疏

自西天闡教宏開方便之門東土流傳尤切皈
依之地布金而祇園肇建流銀而寶殿斯成是必
財瀆雙施用能人我皆度雖莊嚴佛土等諸相于
空花顧修證菩提種善根于勝果斯實無邊功德
敢亡有漏因緣阿育王寺者祇奉釋迦文佛真身
舍小之地也昔我世尊降神兜率託體摩耶澡練
神明用無生而得道勤行精進繇虛靜以圓通始

阿育王山志

卷四

十四

出四門終超九劫拈青蓮於靈山會上化金粟於
娑羅樹間王委闍維珠留毘勒耶舍放光而分布
法自天開薩訶聆嚮以哀求相從地湧鄮山標其
勝蹟震旦號爲名區寶刹琳宮應赤鳥而躬造藥
珠貝葉從白馬以敷宣瀆侶雲翔元宗颺涌蘊學
士之雄文炳若宋潛溪之麗藻昭如是誠欲界仙
都人寰淨土矣詎意末劫之多灾遂致四兵之游
厄蓮花梵宇鞠爲榛莽之墟靈鷲道場幾作鯨鯢
之窟奢靡絕迹頓禮無階南太宰陸公宮詹少宰
沈公佛地位入法門宗主契三乘之巖上悟四大

之本空興慈悲心發大宏願仍舍利之舊址建藏
塔之新宮朱拱崔嵬朗摩尼于慧日埕階軒敞護
法寶于慈雲道俗同瞻人天共仰維茲大雉之寶
殿猶狀棟宇之傾頽地是化城僅著清涼之號已
同火宅誰瞻妙好之容佛豈無緣時成有待茲遇
觀察使者暨于守土諸公操不染心登無上覺或
牽唯問俗憇止禪關或露冕行春過逢僧話歎佛
緣之廣大悲象教之凌遲申飭比丘總持戒律住
持明見禪僧如禱等夙悟淨因勤行好事六時禪
誦手披竺國之編一味清齋口嗜桑門之食銖積

阿育王山志

卷四

十五

寸絛鳩工它材懼獸力之難支異衆心之樂助用
告宰官居士善男信女撒貪癡網結喜捨緣石火
電光念色身尚非我有龜毛兕角願長物焉用多
藏取彼阿堵之餘散此刹那之頃或金錢或布粟
咸作檀施或瓔珞或寶珠皆充佛供庶使摩霄紆
殿平臨王几之峯萃地精藍遠暎金沙之界塔標
震闕拱法像以中峩鼎鎮四垂擁妙香而圍繞寶
幢前導松枝現出如來福地遙連竹院皆稱般若
何幸叢林之增勝敢忘檀越之歸功利益與恒河
水同深福德等須彌山並大萃稍窺典頗解真

言慙無施宅之緣徒有佞佛之癖欣

眾共觀

歛成謹疏萬 庚寅歲四月戊寅日

進士第

南京刑部山西清吏司主事高萃和

阿育王寺重修大殿募緣敘

鄞邑故稱三佛地多古刹往往據依山奇勝環
麗擬於上都若阿育王寺則王几憑其前金沙護
其左昔利賓菩薩於是求獲舍利有寶塔湧地之
應蓋其尤著者也寺初僅有塔亭以護舍利後廼
建殿賜額鑄佛寫經實初自蕭梁之代以迄於我
明下上千數百年間雖時有興廢而崇禮有加祥

阿育王山志

卷四

十六

具宋學士景濂碑志中其在今日則兵凶之所耗
敝豪右之所侵蝕一切殿宇皆頽圯剝落鞠爲蒿
莽荆棘之區而昔所稱黃金七寶恭敬崇奉者且
積而藏之僧舍中矣丙子之歲今司寇平湖陸公
來游茲山瞻禮舍利目覩五色變幻因爲檀施稍
葺舊址建樓樹塔三數年來舍利殿已煥然一新
而大殿則猶未之及也住持僧明見等竊咨咨慨
之謀繼爲修復以終司寇公之意乃請之麗邑大
夫官爲給藉屬比部高君儀部屠君各爲之疏將
持以乞於四方而工力鴻鉅日惴惴唯不任是懼

忽一夕夢伽藍神謂曰爾無憂大檀越且至事其
濟矣僧寤而疑卜之得吉質明而剡源司成戴公
實來僧語故且出其繇詞公慨然曰余茲行實以
游陟至而神乃見夢殆夙緣耶當力成以無負靈
貺遂捐橐中裝爲之倡因爲文紀其事於是明見
等乃彙次異時名公碑記與今疏文顯跋刻之成
錄以示不佞不佞竊聞莊嚴清淨故稱佛土善根
德本要在夙植當世尊修行時至於委棄王位而
不顧割截身體而不恤而河沙七寶布施福德則
般若經已具言之何者慳貪癡愛摠屬凡夫慈悲

阿育王山志

卷四

喜捨乃皈佛道是知供佛非佞福田在心今茲大
衆豈無確秉信心力肩善事棄象馬如脫屣捨資
財若遺跡者乎則茲山之勝行具復振夢卜之徵
庶爲不虛而不亦且樂觀其成矣因爲序次其
頭末以畀明耀俾攜之行橐以與四方善信觀焉
萬 辛卯歲閏月朔旦東海蚤休居士楊德政叙

贈無漏瓶禪師序

世人執壽者相爲諸佛善巧逐破吾以壽者相祝
無漏禪師抑爲諸佛出廣長舌而發諸讚歎心者
天台教觀嚴持戒品吾以丙子歲九月渡江禮訂

王寺所藏舍利光明照耀一以喜夫獲斯勝預一
以慨夫殿宇蕪毀已而謁師試一接晤激激之曰
法從奚自卽云台教之人與諸釋經家以及禪宗
本出一途惟台宗爲上首後世淺識之流彼彼睚
眦遂使人間寥寥不復知有天台教觀吾師妙峯
上座痛如來慧命不傳傳者不入究竟旦夕與諸
經論深爲較讐其疏鈔訛繁者正之流離者合之
以成一家講席所從無師智而流出者頽其齒頰
珠玉以之爲進脩吾以師爲妙峰師之入室弟子
結爲法親游諸世外蛟門沈公赤水屠公同心啟

阿育王山志

卷四

十八

請作其育王住持不數年而殿宇山門及諸廊廡
禪堂舍利塔座俱復嚴飾海內盡知師以戒德感
人而勝緣易就乙未冬十一月二日師之四十誕
日也吾知師不執壽者相不執無壽者相不離壽
者相不卽壽者相昔如來所說壽量卽無量阿僧
祇劫豈在是耶對有量而言之也卽淨土之無量
壽亦對此土之有量壽耳若觀音爲補處大士亦
無量之有量也師之壽者相亦三觀義也在壽者
相假也無壽者相空也以空假而不卽不中道勝
義諦也且師住處群峰繞翠開雲往來松色陰陰

泉聲泱泱室中只一佛傾爐香吐國布衲入禪以佛語爲止兒啼之黃葉隨事而捨首楞嚴之密因無論師爲示現比丘身與諸佛之護念即受世之幽清而壽者可卜矣吾以壽者相祝無漏禪師抑爲諸佛出廣長舌而發諸讚者以此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正治上卿吏部尚書平湖陸光祖撰

娑羅雙樹記

甬東阿育王寺之勝所從來舊矣其舍利殿之西偏有木二本森鬱可愛者娑羅樹也萬 癸未歲兼蔡公自留都儀部郎擢守吾郡時移種植此今

阿育王山志

卷四

十九

已十年所昔李北海撰娑羅碑稱其密幄足以綴飛颺高蓋足以却流景迄今膾炙人口蓋茲木本非中夏所有余嘗登太華峯其上蓋有娑羅砰砰以娑羅得名而樹則僅存老榦殊渺芬芳以公所植視之大不類豈公素證聖果獨標靈異耶其爲檀越功德無量是惡可泯也適余讀禮山中偶偕李遇齋太僕遊覽及此因有感而記其歲月庶幾比于甘棠云公名貴易字道生戊辰進士今爲浙江按察使閩之同安人萬 癸巳長至日監察史門人林祖述記

募方州藏經疏

經者契經也謂上契諸佛下契衆生之心也又經有徑也謂衆生所繇至於佛乘之徑路也如來以千聖之妙理而悟之於心靈又以心靈之妙理而宣之於金口又以金口之妙理而載之于黃卷赤軸謂之載道之文非世間外典文字之比也學人悟道於經文則是得魚兔而忘筌蹄泥經文而遺大道則是執筌蹄而失魚兔得魚兔而忘筌蹄故何難有結集之功執筌蹄而失魚兔故達磨有不立之訓達觀大師密藏和尚與陸太宰與繩馮司

阿育王山志

卷四

十

成開之諸公重刻經律論三藏制爲方冊同于外書便于流通余嘗云以內典同外書得無起世人褻經之漸乃開之謂輕褻有之流通亦廣以流通之功贖輕褻之罪是如來之所寬也余口否唯不唯舍利殿秘藏上座年少聰慧博通教典將來且應天宮之請據雲光之座欲遍讀方冊以恢見聞願我輩助成之饒益人天耳目法界入三摩地種八福田是亦一時盛事也萬 壬寅夏六月娑羅道人屠隆合十書

四明阿育王寺舍利殿重建藏經閣募緣疏

蓋聞三寶新十方以護持萬法本一心而造作是以天開聖刹咸登白社之壇佛演真經普蓋青蓮之宇梵筴貝葉來自西天王軸琅函廣流東土固宜勦桀閣以珍藏極莊嚴而供奉我明州爲三佛道場育王爲四山領袖金沙王几標山水之靈殊勝吉祥宛祇陀之景自舍利湧現於烏巖經律負馱於白馬肇基晉室騰光歷朝建九層浮屠造七楹經閣有承恩閣以報寵命有宸奎閣以煥文章無異堂不二堂妙相尊嚴明月軒碧梧軒僧僚棲止世遠莫稽明興昇盛舍利殿成佛靈有感藏經

育王山志

卷四

十一

閣法寶無尊住持理公教觀精修慈悲迴蘊欲建藏經之閣以爲法寶之區暨法堂禪堂東院西院等持冊而眎不佞不佞白之家大人鄉搢紳生踴躍心起津梁願然大厦非一木所支白裘豈一狐所製崇山畚群土而成巨浸滙衆流而浩爲此遍叩十方檀信八闍賢良或捨梁棟之材或施椽桷之具大以成大小以成小無量福德不朽功勛一草一木之良因千劫千生之妙果也惟願法界有情同人檀波羅蜜萬 戊申歲春承德郎尚寶司司丞沈泰鴻撰

舍利殿華嚴經期場募寶疏

諸內典並如來金口所說妙義元詮不可思議
鉅拱翳寶筏度迷獸華嚴八十一卷廣陳法界之
示津梁力用宏深功德奧衍爲諸經之鄧林滄海
余嘗約而論之苟通妙義則八十一卷華嚴無如
一句如其不通卑提半偈纏不了葛藤阿育王舍
利殿無漏法師開華嚴道場大集緇素諷誦二年
願徒衆旣盛山寺荒涼無從取捨空供未免藉乎
檀波善信君子有能供養沙門福田無量許君共
藏法界香水大海彈指可到萬 戊戌浴佛日奉

阿育王山志

卷四

三

三寶弟子屠隆和南撰

贈秘藏法師住持舍利殿序

在昔 釋迦世尊滅度後闍維得舍利八萬四千
阿育王以神力分散四大部洲供養我震旦國十
有九處四明鄞縣其一也晉時劉薩訶東來脩誠
舍利塔從地中湧出遂建道場二千餘年來繁著
靈異近代平湖陸與繩大宰隨言舍利感現神光
大如車輪遂發心重修殿宇延無漏法師住持木
山其後慧廣師來復感化佛全身得未曾有乃發
三昧火焚其四大以 戒佛恩而舍利之名益顯赫

於海內無漏言笑不苟戒德精嚴其徒秘藏則慧
朗洽聞蚤通教典青年說法卽高臘耆宿讓之兩
登講席多所開悟爾少無漏示寒首揆沈公念名
山常住不可無人屬禮曹給劄拜官以秘藏充常
住遠近善信僉謂得人夫沙門好修德行無闕矣
而教典不聞短於講說議者謂之啞羊僧講師諳
教義學有聲矣而修持不力戒行有瑕議者謂之
能言鸚鵡六祖日不知書頓悟入道而增經一部
理趣斐然雲光說法至感天雨花而脫不遇達磨
終難紹六祖位斯沙門之所以賢行解相應也秘

藏既精通教典又瑩潔好修人天共欽自他俱利
名山其有興乎頃台宗有人門風丕振燈公開化
於幽溪方公闡教於鑑水秘藏繼之台宗其有興
乎余與沈公並護三寶公子雲將護法修行更益
翹勤樂名山之有人而舍利之光明無量也於是
乎言萬曆乙巳春二月前進士禮部儀司郎明州
屠隆緯真肅撰

重脩四明阿育王山舍利塔殿募緣疏

蓋聞佛性圓明常瑩瑠璃之色法身清淨恒開菴
蔔之香添惟 彌迦如來悟真空而登大覺圓

自以入三摩西證道於天竺東流法於娑

二十九年化身百千萬億慈悲願力普度群

大社通包含萬有由是世界闡浮半爲九刹名

勝小蓋屬僧寮我四明阿育王寺釋迦文佛舍利

道場先白馬以分置後赤烏而肇興耶舍於光慧

達况帶湧浮圖於鄞嶺騰寶焰於松枝龍天圍繞

緇示返心塔額光明親揮宸翰殿顏妙勝龍錫御

書王八賢威輦金輿王以莊嚴白叟黃童航海梯

山而禮儼若飈旋霆奔川涌波馳求現如來瑞

相快瞻妙喜之容崇奉隆於前代東坡之砥彰彰

阿育山志 卷四

靈異著於屢朝潛溪之文炳炳歲萬 丁丑平湖

陸太宰目覩吉祥爲檀越倡王司寇躬逢殊勝作

功德主吾鄞屠儀部及不佞啟六度慈門樹三寶

赤幟揔爲能仁之砥柱佛法之金湯敢請無漏律

師鼎建塔殿伽藍丹碧椽題輝映乎玉几虹霓

棟沈漾於金沙彷彿鷲峰依稀鹿苑上以祝釐西

壽下則奠安海邦猶歎盛矣夫何頻年以來不無

摧朽積累冰霜瓦石爲之圯圻飄搖風雨椽桶因

而傾頽頂蓮華寶蓋以淋漓翻貝葉經文而滴瀝

本住沙門安得據蒲團而脩淨業十方雲衲無從

而面慈尊於是住持僧秘藏理公矢心甫
乏可地之金微疏於予乞寰區之施夫魏我寶
殿似固甚難而老大工程脩亦不易非廣
焉能亟新輪奐所願宰官長者居士善信共
隨喜大作檀波則一念功德植善根於福田即
勝緣超道筏於彼岸者矣萬 己酉歲仲秋
極殿大學士沈一貫撰

秘藏理法師住持育王舍利殿叙

夫佛法圓通無礙如風之過樹月之行空入而不
涉而無心野馬也須彌也無不往來而實無
育王山志 卷四
無來也世顧有以因緣幻合認爲直身不則稿木
死灰塊然獨存皆墮邊見矣不知卽有假也離有
空也不卽不離雙遮雙照斯中道義諦乎天台智

大師始濬止觀之源妙在雙忘四明尊者衍其
脉妙峰法師嗣其流而有門師復疏其派台教且
駿盛於東南而名山涌水講席獨寥寥焉昔二朝
陸五臺太宰一至阿育王寺感舍利祥光輒偕屠
儀部及家大人捐俸構殿以翼奉之卽檄無漏瓶
公住持茲山瓶公獨持梵唄一念事佛庶幾過量
人也哉迺有高足秘藏理上人者俗饒姓宛陵世

家也神氣清明性慧機靈嘗受業於兄博士弟觀
我君通儒佛書雅慕出世間法遂發宏誓願剗草
持戒苦行焚修歷名山聖水隨掩紫阜禪關三心
不住四相俱遣已證如來三昧矣至登寶座闡法
清涼直令如來印可幾落天花而環聽者如夢甫
覺醒初醒蓋傳有門之心印而關金繩之覺也其
功德不可勝道者哉彼台宗嘖嘖稱上首而海內
縉紳諸公輒傾蓋爲把臂交厥有繇矣頃瓶公
示寒則住持宜屬上人且周太史命本師付囑在
耳僉議允愜而上人固遜法兄慧日適家大人請
阿育王山志 卷四 二十六 下

禮部劄至命上人冠帶住持領衆焚修祝延聖壽
邑大夫魏公隨錫華額曰揔持教觀噫豈機緣福
德數固有定耶上人自是當升猊座爲諸四衆時
時說法而天台教觀且潢然四達矣或曰上人修
淨土妙觀者今廼不免盤桓世諦得無遠菩提乎
余曰不然夫真空湛然具足諸相妙有圓照纖塵
不立有住者身也不住者心也昔如來化千百億
身大士現種種形遊諸國土卽若太空浮雲雲去
而影不滯而空性湛湛明鏡矚物物去而形不留
而照性如如彼客境塵緣曷足罣礙乎哉襟宇方

君元素潘君與上人方外芝蘭也以余爲佛法之
金湯故求余叙余遂筆之如右云萬 乙巳歲仲
春月吉旦尚寶司司丞於越沈泰鴻撰

阿育王寺禮舍利記并募緣修舍利殿疏

予從海上遊補怛洛迦還至育王寺一齋宿明旦
舍利殿焚香禮拜堂僧啟龕出寶塔予捧向東諦
視見金鐘鮮明耀日懸坐金佛一尊大如指同遊
者各異見再捧視之見金鐘五角綴小彈丸晃耀
蕩漾不可正視久之俱窅但見垂一珠黃白狀如
琥珀色僧衆贊爲希有至午復請觀之始見鐘有
阿育王山志

卷四

二十一

稜底平若有文舍利從中出紫色小指大長一寸
有奇經二三刻不變鐘底文久視之不能辨有同
行者以不見舍利光爲恨予曰否否佛地光明時
時現前何待舍利始放光耶逾月達金陵遇育王
住持理公秘藏謁予于長干里僧舍謂舍利殿初
始太宰陸公歲久漸圯泰和郭陵鳥觀舍利異相
發心製七寶龕業有成復欲勸緣修葺殿堂莊嚴
一切是檀波羅蜜最勝功德乞一言助郭公子願
力可乎羅子曰佛法入中國宗教並傳已滿塵刹
唯梅檀像阿育王塔長千里報恩寺塔二者爲佛

寶如來涅槃後像教爲尊此三寶卽真佛出世况
育王舍利靈變莫測隨人根器顯示諸相尤爲神
竒旃檀報恩在兩都官家時時供養而育王寺僻
在海濱鄧山最幽非發心堅決不得至貴人車塵
逾益稀尠夫佛寶最神竒最宜崇奉而官家遠貴
人不得數至卽欲崇奉勢所不能故能發心莊嚴
鄧山者比諸發心百千萬分不及一郭生如是發
心如是莊嚴亦檀波羅蜜之優曇花也而因郭生
發心者功德與之齊等無有高下後先不佞貧客
邸更貧贈人以言不敢讓因綴禮舍利因緣贊郭

阿育王山志

卷四

二六

生之成萬 壬子孟冬朔前禮科給事中吉水羅
大紘纂

四明阿育王寺舍利殿莊嚴佛像募緣疏

夫舍利者乃如來戒定之餘勲佛像者爲衆生功
德之廣聚也昔者世尊霜林滅度所遺舍利八萬
四千震旦國中十有九處唯阿育王山顯著特異
自晉逮今歷千有餘年上至皇臣下及民庶莊嚴
皈依可稱盛矣邇者平湖 陸太宰公祇陀再世
緝殿重新乃樹石浮屠高二丈五尺於殿中而我
寺庵大師又謂徒石不足以偉舍利之尊乃飾之

以黃金遶之以欄楯巍巍乎恍恍乎真若靈山之
地湧淨土之幻出矣功卒而住持理公秘藏相謂
曰舍利固光明矣柰無佛像乎乃問序于余余曰
舍利如來之遺體也佛像如來之遺影也然遺體
不可多有遺像則易可彷彿是以舍利則宜秘奉
於寶塔佛像則宜高顯于嚴堂兩者備矣庶使清
信之士未覲舍利先覩如來見佛像願生恭敬之
心啟舍利再發難逢之想而福田善根不於茲而
深植乎是知舍利寶殿而佛像尤不可無其施財
功德將與供養舍利者等尚可思議乎哉 賜進
阿育王山志 卷四 二十九

士出身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經筵日講協理府事教習庶吉士周應賓萬曆
丙辰歲中秋日撰

四明阿育王寺舍利殿化齋僧緣疏

夫精藍鼎建緣固藉乎資成海眾雲臨功尤先於
博施茲吾明阿育王寺舍利殿者釋迦如來真身
所在以無住之住住茲鄞城神光忽從地湧以非
通之通通彼塵劫梵樂遠自天來誠與峩嶠五臺
比肩補怛洛伽並駕也求現光現瑞之奇四方響
應聚乃聖乃凡之眾千里星奔柰何寺臨海僻殿

處山陬峽高王几几可安禪非滿金沙沙非飯本
一瓢空夜月無以供億萬之傾心孤突冷朝煙寧
忍視大千之枵腹於是住持理公敬叩朱門遍求
巨室有能捐倉廩之有餘助齋厨之不足則純陀
妙味遍飽緇流檀度功勳遠逾香積矣萬 丁巳
春王月兵部尚書泰和郭子章撰

四明阿育王寺請藏募緣疏

余自少至老往來車塵馬足強半在紛囂雖垂魚
秉笏頗多烟霞癖惜未訪翁洲金塘借鹿渾伊連
以洗五濁塵染至于鄮峰洛伽之靈踪異跡尤所

阿育王山志

卷四

三

皈心而不得一禮然已栩栩神飛矣其地深山大
澤高僧宿衲每出其中四明廣利禪寺住持理公
戒珠朗耀悲願宏深可謂智者之台宗再振慧達
之寶幢復建欲眷眷流通大藏屬余爲之疏嗟夫
空門顧有隱淪之竒結茅堂密幽僻絕塵問之則
豹啼猿嘯石冷泉寒其莫逆也一意空寂謂無衆
生可度 世學且以焦芽敗種呵之使無度世之
願而法不可宏矣良由衆生根石利鈍故法有頓
漸慨拈花之旨旣杳而三乘五教隨衆生機緣而
成就衆生卅尊以一音演一切修多羅塵沙國土

無量諸菩薩無量諸聲聞緣覺一切四衆天人以及有情無情無量阿僧祇衆生隨類皆得解脫世尊說法爲破暗燈爲渡海筏衆生聞法如病得醫如貧得寶此法乳飲法子慈恩實無盡自雙林示寂佛不可見經佛語也聞佛語卽面奉滿月能仁也理公頃將請藏還鄧大轉法輪自利利他真震旦殊勝增此段因緣已爲三世諸佛手摩其頂衣覆其體惟宰官居士清信士女共舉施助一沙一塵得福甚多不可具說余多生多障塵劫塵勞沉淪綺語業海老而厭離於法寶不啻饑渴嗜之

阿育王山志

卷四

三

又愧福不圓修因頓嵐烟毒霧中揮戈擊劍魔撓萬狀今幸脫纏縛寄傲長林豐草無心出岫矣它時移雲襄於玉几金沙借山下幽溪爲鴟夷五湖更得諦聽理公爲四明衆生作大獅吼廣說教乘但言智者與慧達兩師在常寂光中亦出廣長舌歡喜贊歎無量耳萬 甲寅仲春朔寄園居士泰和郭子章撰

瞻禮鄧山阿育王寺舍利塔記

原夫舍利云者乃骨肉髮之英而戒定慧之所熏脩也我 佛熏脩累劫三昧之餘得舍利八斛四

斗其三之一留人間者阿育王後驅神鬼一夕造
寶塔八萬四千分置四大神州而震旦得十有九
鄧山阿育王寺所藏塔則十九之一也相傳瞻禮
之際開或放大光明五色煜燿隨人根緣靈變莫
測至若平湖陸太宰見光如車輪豫章涂光祿見
金龍盤踞則垂之序記最異而可徵者也萬 甲
寅之春仲子居先君喪襄葬以後約同志者南禮
補陀爲先君祈資冥福返之日遂至鄧山瞻禮焉
同行者爲董信伯張孔時陶君奭余家六兄伯瑞
七兄伯趙九兄伯兼季弟伯神而豫章郭太乙常
山詹仲光則皆後先至補陀遇諸途而過從者也
初捧塔視之見塔內懸一小金鍾鍾內綴一白珠
或如黍米或如豆或如蓮子雖大小稍殊其爲白
珠同也獨季弟則見一物如新菱出殼兩角垂絲
絲綴以珠張孔時見珠色如蒲萄爲少異遞視將
周信伯方旁睨忽大叫曰塔內露紅光一片如桃
瓣莫可迴視余私念舍利光稍稍現矣獨恨根緣
淺薄不獲一覩靈異因遞取塔再捧之纔入手見
金鍾冉冉下垂長大與塔等鍾東南角放金光宛
曲若電光止處結一金蓮花大可許花光灼爍

流轉作飛舞狀倏化爲兩鍾並懸鍾角俱有明珠
晶熒皎潔宛然月光少頃則兩鍾復化爲兩金蓮
倒垂若覆時陶君奭亦見兩鍾頗與余同余每觀
一竒輒大聲稱揚曲道其狀旁聞者罔不歡喜讚
歎合掌投體而退往持理公因爲余言昨歲有一
詠章郭童子止見觀音大士頂塔而立餘無所見
童子卽郭太乙之猶子也太乙尊公爲青螺先生
舉家崇信作無量功德此童子必菩薩化身無疑
若余夙性愚癡少不信佛每見人談佛輒橫口與
辯不勝不休年來頗覺皈依依然尚未能深究其旨

阿育二山志

卷四

三三

而篤信其教也何根何緣忽覩此異豈我佛慈悲
憐憫於愚癡夫更爲切至故特現瑞相種種以發
其信心庶幾不終淪墮耶因記其顛末而系之以
偈偈曰 妙哉舍利光具足諸瑞相大千界衆生
以歷億萬劫見隨根緣異神光本自然我願世間
人各具大智識見聞此光者咸生敬信心無負我
佛恩乘光生極樂萬 甲寅春三月越虞檀燕山
人徐如翰記

娑羅林遺草序

巖儀卿云詩有別材非關書也予竊疑之迺今於

四明州之玉几峯得觀名言祇樹 有曉發追憶
余友慧日者屏居阿育王寺莎羅林中故其所著
以娑羅名志地也先是毋藏知空禪齡入道一瓢
一鉢多依雲水之踪載咏載歌不墮聲塵之習閒
成韻語寧事推敲暢彼幽悰居然風雅尔乃年六
四旬遽掩娑羅之雙樹草餘一帙堪分舍利之千
光嗟乎神鏢沉輝智炬失燄撫今追昔益感無常
斷簡殘編忍捐虛篋比者隱鱗居士搜選厥遺秘
藏法兄謀鋟諸梓敦方外春令之好行寰中文字
之檀不藉陽秋何論月旦日湖圓復撰